

在东海之滨

江 深 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在 东 海 之 滨

江 深 何澤沛等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贵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 1/18 字数24,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

統一书号:T10104·183

定 价:(7)一角二分

在东海之濱

江 溧

浪激嘴下的秘密

東方剛剛出現魚肚色的時候，海面上升起了一層淡淡的白霧；薄霧在水面上飄浮着，擴散着，煞象是裹在海洋身上的一條白色圍巾。

霧，隨着潮水爬上了海岸，不多時便披滿了寬闊的沙灘。然而它掩蓋不了浪激嘴——這座孤兀的崖峯仍然象一头巨獸似的默默地蹲在大沙灘的尖端。

三個巡邏兵已在島上整整跋涉過一夜了。班長柳惠中把冲锋槍拉到了背後，凝神望了望海洋，回過頭來向後面的兩個伙伴打了個招呼，立刻在一塊長滿苔蘚的青石上坐了下來。接着，另外兩個巡邏兵，毛小喜和甘洪玉也找了個柔軟的草地坐下。

三個人安靜地休息着，誰都沒有說話。霧，從他們的臉上、身上滑過，彷彿在替他們洗刷一夜的風塵。

過了一會兒，毛小喜坐得不耐煩起來了，他輕輕碰了碰柳惠中說：“班長同志，該回去啦！”

“還可以休息一刻鐘。”

“你不是忘了帶表啦？怎麼算的……？”

“表？！……到底是新兵……表在海中央哩！”甘洪玉开腔了，一边还向海中央那块小礁石呶了呶嘴。

柳惠中累得实在不想讲话，但是当他看到毛小喜那满脸疑惑的神气，就忍不住站了起来。

“以后要记住，”他指着那块小礁石说，“顺着我的手指看去，等那颗报晓星跟这块礁石拉平了，才是我们折回去的时候。”

小喜有个怪脾气，他的脑袋里好似藏着上百个问号，每当解开了一个就高兴得了不得。

“哈！礁石也能当表用，真奇怪！”

“少见多怪！”甘洪玉阴阳怪气地顶了一句。

毛小喜真受不了啦！他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正想发作，又楞了一下，猛地扭转身将石头狠狠地朝海里摔下去。谁想到这块石头丢下去，竟惊飞起一只鸟儿来。这只小鸟从山脚下斜刺里扑出来，一会儿就钻进了雾里边。

“看哪！小山雀。”小喜又兴奋地叫了起来。

“不！是黄豆儿。”又是甘洪玉的声音。

这一次小喜没有跟他争，他的心已经跟着小鸟飞了。在这静寂的海边，一只普通的小鸟也会为大家带来许多乐趣。

要是在一年以前，柳惠中一定会参加这种争论——和大家一齐来弄清刚才飞起来的到底是黄豆儿，还是小山雀。可是现在他已学会了用另一种规律来思考遇到的一切。比如此刻，他的心正被另外一些东西占据着。他在想：浪激嘴的陡壁下虽然

有个山洞，但是那儿成天被潮水冲刷着，小鳥是不可能落脚的。再說，他剛才仿佛看見那只小鳥的嘴上还含有东西，从那个光秃秃的水洞里又能啣出些什么来呢？……

一种模糊的意識逐漸支配了他，他終於站起来，把冲锋槍拉到了胸前。

“注意，跟我下去搜索山洞！”

“是！”

一忽儿，他們走近了懸崖。

浪激嘴临海的一面是嶙峋的削壁。削壁的下端由于海浪千年万代的冲击，已經出現了一个深邃的石洞。即使在大海最平靜的时刻，这里仍然有怒濤洶涌，发出雷鳴般的声音。在懸崖的尖頂上，柳惠中掏出了特制的繩子，将一端拴在石块上，縋着另一端懸空而下，敏捷地落在—块海礁上。紧接着，甘洪玉也縋着繩子跳下去。

毛小喜从心底贊叹着班长敏捷的姿态。咬了咬嘴唇，也跟着縋着繩子跳下来。脚才点地，他就看見山洞的深处竟攢着—条小船。

柳惠中站在船上，向小喜招了招手，就弯下腰細細檢查起来。

这是条奇怪的小船，既不象舢板，又不象“小釣”。沒有桅，沒有舵，甚至連一些最普通的零件也找不到。它孤零零地躺在洞的深处，仿佛已經被人遺忘了很久了。然而巡邏兵的心里很清楚，它，不过是在最近两天中才到这里来“作客”的。

船上几乎是一无所有，只有两侧稍稍长着一些青苔……

柳惠中沒有失望，他固执地反复檢查着每一个角落。終于在一道艙板的隙縫里掏出了一些白色的屑末。

“这是什么？”他小心地把屑末放到一張黑紙上，端到小喜的臉前。

小喜聞了聞，搖搖頭，沒有把握地說：“是饅頭屑吧？！”

柳惠中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柄放大鏡，細細地看了几遍，辨出了那是些面包屑。

小喜緊張地望着班長，又回過頭从陰暗的洞里望出去。只見霧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消失了，海水在不規則地蕩漾着。海邊長大的人都知道，這是風暴來到前的征兆。

追 踪

敵人既然选中浪激嘴为登陸点，那么他們要想进入山区，就必需通过沙滩。但是沙滩不比平原，这里到处是又松又軟的沙土，不論是人或是动物，要想走过而不留下足迹是办不到的事。

毛小喜被一种緊張和兴奋的情緒控制住了。这种情緒使他忘却了一夜的疲勞，然而也妨碍他冷靜地去观察面前的一切。他离开了班長和甘洪玉，独自搜查着一个区域，恨不得能最早发现到綫索，以便証实他这个海防巡邏兵并不只是挂名的。但是在他的四周却只有一串串聚积着葡萄般土顆的螃蟹洞……

柳惠中剛檢查完一個區域，遠遠望見甘洪玉呆呆地蹲在淺水里，不管浪花往他的身上打來。他知道他一定是發現了什麼，便急忙走了過去。

甘洪玉的面前有一個模糊的腳印，腳印已經被潮水沖淡了。只消再過幾分鐘，便要漲潮沖刷得無影無蹤。

柳惠中和甘洪玉會意地互視了一下，立刻掏出皮尺記下了足跡的長度與寬度。接着，他們在前面五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又發現了幾個同樣的腳印。看來，沿着海邊走過去的人還不只是一個哩。

柳惠中的腦中浮現了幾個狡猾的臉孔……然而在憤恨的同時，他也感到有些自豪。因為敵人即使狡猾，畢竟並沒有逃過他們——一群普通巡邏兵的眼睛。於是，他招呼了毛小喜過去，三個人一起往前走。

跟踪了一千多公尺以後，情況突然變得複雜起來了。

海水本來始終和沙灘平行。在這裡，却突然漫進到一座山腳下，然後又拐回頭奔向另一座山巒。這兩座山峯都各自連接着無數道崗巒，象波浪似的延伸到了極目無邊的遠方。登陸的這群不速之客，到底是登上了眼前的這道山崗，還是登上了遠處那個山峯才遠走高飛呢？

情況需要立即判明。對於巡邏兵來說，時間就是一切。錯過了一秒鐘，有時就會失去一個最好的追捕機會。

漲潮愈來愈激烈地沖向山腳，山前一片狹窄的沙地已經快被海水掩盡了。四周沒有一點可疑的東西，只有几叢芝蘭草以

冷漠的姿态回答着巡邏兵怀疑的目光。

“上士同志，咱們往前走吧！”毛小喜叫着跑了过来，无意中一脚踏倒了一丛芝兰草。

柳惠中心中一动，顾不上回答，立刻蹲下身对那几丛芝兰草出神起来。刚才小喜的脚曾經踩断过几根草茎；现在，他发现在另几丛草中也有折断的草茎。显然，敌人是細心地踩着这几棵草堆，象踏着跳板一样窜上山去的。

柳惠中漲紅着臉站了起来，他望了望綿延的山脉，无限兴奋地对他的伙伴叫道：

“追！——”

.....

連队接到了巡邏組的报告，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无数支队伍插向了四方，无数道电波飞向了四方……

要隘封鎖起来了！

所有的道路被切断了！

远方的友邻部队行动起来了！

連队在最短的时间內完成了对山区的包围。全付武装的士兵搜完了一个山头又扑向了另一个山头；大搜查从早晨进行到傍晚。每一个山洞，每一个樹丛都受到了最严格的检查。然而，結果却仍然什么也沒有得到。

上尉的話

深夜，山风敲着竹編的牆，天空被烏云盖得严严实实

的，一場暴雨就要來了。

柳惠中听着越刮越響的風聲，眼皮老是合不上，不知不覺間，洞里的小船、海邊的足跡、白天的搜索……又象一把鉗子似的緊緊地攥住了他。他微微感到一陣煩躁，翻了一個身，忽然覺得頭上發冷，探起身才發覺門被打開了，有一個黑影站在門坎上。

“把你驚醒啦？”是連長的聲音。

“不！”柳惠中坐了起來，象孩子一樣抱怨着，“總是睡不着。”

“我也一樣。”連長退到了門外，“既然睡不着，就出來一下吧！”

他們在一棵毛栗樹下坐了下來。

“看來，馬上要來一場大雨了！”上尉嘆了口氣。柳惠中沒有說話；他知道下面連長就要說出重要的話來了。

“想過了嗎？”連長說。

“想了一天……可是想不通。反正咱們已經把大山封鎖起來了，就是一時抓不到也會餓死他們！困死他們！……。”

連長沉默着，只用眼睛好奇地打量他。一会儿，才平靜地對這位年輕的上士講起一件事來。

原來當白天全連正在剿山的時候，前哨連的電台組同志，忽然發現了天空里有一個新的呼號。這個呼號是如此臨近，以致每次撥過這個波段時，就會出現強大的干擾聲。電台組同志立刻進行了監視，發覺這個神秘的呼號在不定規的時間里一共發

出了七次密碼。

“估計这次登陆的敌人还带来了电台，他們很可能分散潜伏在几个地方，而由收发报机进行着联系。”

“他們不会有隱身法……总得躲在一个地方呀。”

“这就是今晚給你的任务。我們一定要爭取主动；掌握主动，就能战胜对方。”連长說着，又嘱咐了几句，就走开了。

柳惠中急忙叫醒了他的两个伙伴。

， 夜半槍声

暴雨終於到来了！它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簡直象无数支鋒利的劍一样从高空直劈下来。

三个巡邏兵冒雨攀登了两个山头，此刻已經精疲力尽了。帽子、眼睛、耳朵里全灌进了水。柳惠中停下来，輕声問小喜要不要休息一下，連問了几声都沒有听到回答。原来小喜的心里正在惱火哩。大雨虽然把他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他毕竟坚持了下来，这說明他是完全經得起考驗的。可是班长不去問甘洪玉要不要休息，却光来問他，这使他很不好受。

柳惠中发觉了小喜的倔强劲儿，便不再問了。三个人不作声的朝前走去，不久就拐进了一道山沟。

山沟并不太寬，到处都是土丘和乱石堆。周圍除了稀疏的几棵大樹外，都是黃蒿草的天下。沟的旁边还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庙。柳惠中走过去，輕推輕推了庙門，庙門虛掩着，一推便呀的一声打开了。甘洪玉和毛小喜这就一脚跨了进去。只柳惠

中沒進去，他繞到後面墻塌的地方去了。

甘洪玉進廟後，向周圍張望了一下，便倒了倒鞋筒里的水，縱身跳到了殿里，鑽進供桌下面，一屁股就坐了下来。毛小喜懷着一種恐怖的心情，緊緊盯着那缺了胳膊的山神塑象，往前移着步子。“吱——”，突然間，他象一團彈簧似地蹦了起來，有什麼東西從他的腳邊竄了過去……

“嗨！是瞎老鼠嘛！”甘洪玉打着哈哈，“山神廟里出不了鬼，你甭害怕！”

毛小喜的心還沒有來得及平靜，黑暗中傳來了班長緊張的聲音，“來看——”

甘洪玉來到了班長跟前，突然象被錐子刺了似的，混身緊縮了一下。可不是！門邊香爐的位子被人移動過了！每個巡邏組都遵守着嚴格的紀律，決不會觸及所有作為標志的東西。毫無疑問，不久前一定有什麼人，也象他們一樣撞進過這座陰森森的山神廟！

四周仿佛突然變得寂靜了，靜得可以聽到心跳的聲音。柳惠中揮了一下手，三個人按戰鬥隊形散開了，迅速地對周圍開始了搜索。小喜這時雖然覺得頭微微在發脹，身子支持不住，但还是沉住氣，迈腿向前走去。

山溝走絕了，三個人仰起頭望着前面，面前已經是舍身崖。舍身崖好象一把尖刀，黑郁郁地挺立在淒風苦雨之中。

這地方沒有路。如果是在晴朗的夜晚，借着清澄的月光，也許可以勉強辨出那一長溜由巡邏兵長年積月所踩出來的白花

花的痕迹。然而现在却什么也瞧不见，一脚踏出去，还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去。

风从海上冲来，猛然撞在山崖上，随即兜地而起，几乎要把他们拔到空中。三个人只好摸过了山腰，钻进一条山缝去避风。柳惠中把帽子摘下来，拧掉了水，正想用来抹脸，忽然甘洪玉把他轻轻拉了一下，他侧着耳朵听着，发觉在左前方二三十公尺处，似乎有一种抖动的声音。凭着一双久经锻炼的耳朵，透过风雨，还是能够感觉出这个声音在若断若续地响过几次之后，才归于沉默。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口令，就看见甘洪玉直向左前方扑去。于是柳惠中给小喜做了一下暗号，也从右边迅速地迂回了过去。

绕过一片乱石堆，迎面就是一大丛黄蒿草。甘洪玉第一个窜进草丛，不小心踏上了一个水洼。“潑刺”溅上了一身水。接着，斜刺里飞起了一团黑虎虎的东西，“咕咕”地惊叫着，箭也似的掠过了他的头顶。

“倒霉！”他轻轻地骂了一句。

柳惠中没有责怪，也找不出安慰的话来。他默默地贴着甘洪玉站了一回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急忙回过头来，却发现毛小喜已经不见了。

柳惠中心里急得象火烧一样。他想叫，但是不敢叫；他要找，然而四周却什么也看不见。只得顺原路摸了回去。终于在不远的地方找着了晕倒的小喜。柳惠中把小喜紧紧地搂在怀里，仿佛怕再把他丢掉似的。他觉得毛小喜的额角热得烫手，看

起来已经病倒了。现在该怎么办呢？送他回去吗？可是这就等于说，这一晚又将一无所获地过去了。狡猾的敌人将在这里再停留一夜……不！不行！他决定把小喜放在一个能避风雨的地方，等一会再来背他下山。

柳惠中和甘洪玉挟着毛小喜跌跌撞撞地朝前走去，好不容易在山顶上找到了一个山洞。山洞正能蹲下一个人，上半壁还比较干燥，可是下半部却还遭受着风雨的侵袭。柳惠中打算砍一些树枝树叶把洞口遮起来，他隐约地看见陡壁上有着一团黑黑的树丛。于是便用脚试探着向悬崖的边缘摸过去。

谁料到这时候劈面又掀起了一股劲风，吹得满山碎石儿乱滚。柳惠中摇摆了一下，他急忙收回脚，打算先把身子稳住。不想一脚踩到了青苔上，滑了一下；刹时间身子一歪，便不由自主地朝黑洞洞的深渊栽了下去。

甘洪玉想拉住班长的衣服，可惜晚了一步。他怔了一下，就赶快把绳子系在一块大石上，绳尾扔向崖底。正打算绳下去时，却被一只手紧紧地拖住了。甘洪玉一回头，只见小喜睁着一双大眼睛，用将要哭出来的声音对他叫着：

“你骗不了我……班长他……你骗不了我……”

甘洪玉摇着他的肩，用乞求的声音说：

“快放了我，好小喜，让我去找班长……”

说着，他乘小喜松了下手的当儿，赶紧拉着绳子，纵身朝崖底下滑了下去……

柳惠中从舍身崖上滑下去的时候，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

把槍攬在怀里，順着山勢往下滾去；軍事練兵中的無數次的偵察練習救了他。但是不一會，他就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撞了一下，立刻昏迷了過去。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他被大雨淋醒了。他想睜開眼睛，卻怎么也掀不起那沉重的眼皮。他覺得混身酸疼，又說不出到底疼在那里；又感到就這樣躺着，讓風雨吹打倒還暢快些。但是沒過多久，他就想起了自己的處境，急忙撐起身來望了望四周。四周仍舊象被一塊大黑布嚴嚴包着似的，什麼也看不清。只有腳邊響着淙淙的流水聲，告訴他是到了一個山溝里了；此外他還摸出身旁有一塊隆起的土坡，剛才恐怕就是這塊土坡挽救了他的生命。

柳惠中拄着槍使勁站了起來，雨仿佛小一些了，四周也逐漸可以模糊地辨認。他搖搖晃晃地沿着水溝走了一段路，忽然發現右前方不遠處出現了一點閃動着的紅光。

一陣風吹來，柳惠中不禁打了個寒噤。他以為是自己跌昏後眼睛發花了，但是揉揉眼睛之後，只見那片紅光仍然在原處時隱時現。在這風雨中的深山里，這一點紫紅的顏色跳動得這樣狡詐、神秘……柳惠中簡直不敢相信自已了。他圓睜着眼睛又向前跨了幾步，這才看出，面前有一座用磚梁成的墳墓。過去，他也到過這裡，並且聽說過在許多年以前曾有一個在海上慘死的漁民被埋葬在這個地方。墳墓是按照海邊的風俗，用一些青磚在棺材外面梁成一個簡單的長方形小廓……，可是這紅光又是怎麼回事呢？

柳惠中輕輕的嘆了一下，他正要俯下身去，猛然听得背后发出了一个輕微的响声，接着有一只有力的手突然搭到了他的肩上。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好象被一盆冷水从脖子直澆到脚后跟，混身都紧縮了。他急忙一拉槍，縱身跳了开去。

夜色中閃过一个矮小的身影，这个人的臂上纏着一条白手巾——这是巡邏兵的識別記号。

柳惠中認得是甘洪玉，急忙上前去，什么也沒說就把他拉到了墳墓前……

紅光又跳動了一會兒，忽然隱去了。眼前是漆黑一团，仿佛什么也不曾出現过似的。但是巡邏兵已經全都明白了。

一分鐘以后，甘洪玉来到了送他下来的那根特制的繩子前面。他脱下軍帽把它綁在繩头上，又拉了几下，繩子動了一動，朝舍身崖頂升了上去。

毛小喜接到了軍帽——紧急战斗訊号，立刻激动了起来，他忘了自己的病，縋着繩子滑了下来。三个人附着耳朵商量了一下，立即悄悄地包圍了墳墓，埋伏在預定的位置上。

柳惠中走上前一抬腿朝墓上踢了一脚，忽隆隆，青磚立即松弛地倒塌了一片。他連忙轉身伏到山坡上，一眼不眨地緊盯着那塌出来的大窟窿。

雨不知从几时起悄然停止了，风正在山谷里呼嘯，然而已經失去了适才的威风。一分鐘，兩分鐘过去了……五分鐘以后黑洞洞的窟窿里还是沒有一點動靜。

柳惠中緊緊攥着槍杆，直攥得手心發痛。他不敢放鬆，仿

佛只要稍稍放松一下，所有的疑虑、失望、苦惱、便会合在一起，一下子从心底里猛冲出来似的。

毛小喜忍不住了，他輕輕爬到了班长身后，扯了扯他的衣服，忍不住开了口：“班长！真……”

輕輕的一句話，在柳惠中听来就象打雷一样。他急忙伸出手去掩小喜的嘴。可惜已經晚了，一抬头，只見从黑窟窿里飞出来一个带着火星的东西。柳惠中忙向地下一伏，朝落在身边的手雷踢了一脚，但慌忙中却踢了个空。幸亏身下是个小陡坡，手雷剛落下跳了一跳，便滚下去，在坡下炸了开来。

爆炸声剛落，柳惠中便迅速跳了起来。他暴怒地举槍射去。“噠噠噠噠”冲锋槍声还没有消失，墳墓里就响起了一声惨叫。接着，有一个人影从里面緩慢地爬了出来。

甘洪玉窜过来，順勢拉住了那个家伙的腿。一拉，还拉出了一台小型的收发报机……

一小时以后，在舍身崖以西，第三座山峯的一个石洞里，也发出了一陣槍声。不过槍声只短促地响了几下，山谷便重新归于寂靜。

青白色的曙光最早衬出了山的輪廓，然后又照亮了雨后的崖石、树丛、草堆……黎明和胜利一齐来到了海边。

海 島 姑 娘

何澤沛

很久很久，我就想到海防前沿去，看看經常遭受敵機騷擾的海邊人民，是怎樣生活的。

去年冬天，我終於來到了海邊，住在紅旗漁業社老社長家裏。我看見老社長在敵機盤旋下，照樣揚帆出海。他搖着櫓，仰望白雲蠕動的藍天，與其說是在注視敵機，倒不如說是習慣的在察看天色風向。捕魚回來，他又扛起鋤頭到地瓜地裏，把剛剛被敵人炮彈炸出的彈坑填平，補插上地瓜苗。他前屋的一堵土牆被炮彈震坍了，馬上就動手建造一道新石牆。我還看見，他寬洪大量的接待那些從海上逃回來的蔣軍官兵，熱忱而自傲的引導他們參觀社裏的新船新网，感動得那些棄暗投明的人熱淚盈眶，悔恨沒有早日回來。這個一輩子在風浪裏渡過的老漁民就是這樣終日勤勞，心身愉快，胸有成竹的安排着日子。

初到海邊的人，看到這種情景，都不免暗暗感到驚奇。

老社長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不停地織着網，平靜地說：“我們這裏，不過是靠海邊罷了，前邊那個大丘島，那才是真正的海防前綫哩！離敵島不到一里路，括北風，半夜鷄叫都听得見。”